H. H. MU CHINESE LIBRARY

# 史品赤函

古史品擅奇者四家左聞人葩而奇戰國策雄而奇司馬太史遷憒而奇班孟堅固核

而奇左史而下遷爲最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此固不如遷處遷所擅秦漢以來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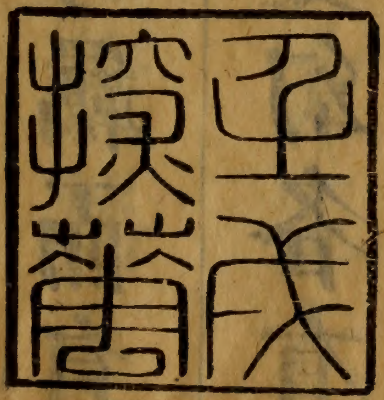
之宗千古絕無班掾便多崖
塹矣但是函取其文而已取
其文之藻丽勍逸各自成品
而已始自羲農迄晉紀紀事

則採掞藻則採文與人俱稱採人不稱其文而文工亦採有如楊妃舞盤廻旋搖曳光耀射人採或如仙子乘雲咳

吐謔浪皆成丹砂採又如老
將用兵縱橫不可羈而自中
于律採雖機軸變幻各有位
置然皆文章飛鳶秇林玉楮

云刻史函史氏陳仁錫題





凡例

一史函大約取諸史所最當意諸名公所最契心雖習見習聞亦有領新表異者附于篇均有裨舉業云

一評註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删其繁蓋擬其玄精閫以管見品隲之

一評註出自諸名公者載姓氏出自管見者則云按出自諸名公而訂自鄙意者則不載姓氏亦

不云按

一批點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精華文采之極○者關鍵主意●者點綴ヽ者字法句法｜者事之綱」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也

古吳主人識

# 史品赤函目録卷之一

## 歷代帝王

炎帝神農之教　黃帝巾機銘
顓頊修政語　嚳夋修政語
堯戒　舜初見堯問答
舜修政語　成湯履修政語
箕子胥餘象箸　武王發金人銘
武王發踐阼作戒書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周敬王請晉城周

漢高帝手勑太子　漢文帝答群臣請立太子
漢文帝賜南粤王書　漢武帝報李廣書
漢武帝遺匈奴詔　漢光武與子陵書


左傳

莊公負叔段　周鄭交質
石碏爲衛純臣　臧僖伯諫觀魚
鄭莊公戒飭守臣　臧哀伯諫納郜鼎
季梁勸修政　曹劌勝齊師
陳敬仲辭卿　齊桓責楚不服

宮之奇諫虞　荀息不食言
秦伯復惠公　齊桓下拜受胙
重耳出亡反國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郤齊師　甯俞盟衛人于宛濮
燭之武退秦師　晉敗秦師于殽
秦穆公專用孟明　季文子逐莒僕
王孫滿對楚子　鄭伯行成於楚
晉師知難冐進　欒書不輕敵
解揚不辱命　晉師為魯衛勝齊

齊國佐不辱命　晉知罃不知所報
呂相絶秦　師曠論衛人出君
祁奚請免叔向　游吉使楚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辭子圍逆女以兵
子產論鑄刑書　子產不與晉玉環
季札論樂　晏嬰不死君難
晏嬰使晉　晏嬰諫誅祝史
鄭丹以詩諫　黑肱以濫來奔

公子申諫害吴　伍員諫吴王許越成
葉公除白公之亂

# 史品赤函目録卷之二

##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虎諫監謗
匠師慶諫丹楹之侈　欒榮諫伐季氏
單子知陳必亡　里革斷莒臣君
敬姜教子一勞　管仲相桓霸業
管仲定四民之居　細臣論傅讙

叔向賀韓宣子貧　文子冠見諸大夫
竇犫論人化　郵無正論壘培
伍舉諫築章華臺　子張諫靈王
藍尹亹勸子西修德　王孫圉論楚寶
諸稽郢行成於吳　句踐聽范蠡謀吳

戰國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以合從說燕
蘇秦以合從說趙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以合從說魏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楚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范雎初獻秦昭王書　范雎初說動秦王
范雎教秦近交遠攻　范雎危言逐四貴
蔡澤說應侯辭位　趙良說商君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顏斶說齊王貴士　馮煖客孟嘗君
蘇秦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仲連論田單　趙威后問齊使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或以合從說楚王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江乙說安陵君
屈平卜居　屈平漁父辭
宋玉對楚王問　韓非說難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共公酒味色論
信陵君說魏王　唐雎不辱使命
郭隗說燕昭王　樂毅去燕適趙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 史品赤函目錄卷之三

##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律書
平準書　伯夷傳
屈原傳　管晏傳
附王世貞鮑叔牙贊　老莊申韓傳
陶朱公事蹟　吳起論險論功
劉敬議都關中　蒯通説韓信

附王世貞淮陰傳陸二侯引
袁盎議論引大体
魏其侯傳
司馬相如傳
淳于髡傳
司馬季主傳
聶政刺客傳
刺客荆軻傳
循吏西門豹傳
酷吏張湯傳
酷吏傳序
酷吏傳賛
游俠傳序
游俠傳賛
貨殖傳
五帝本紀賛
項羽賛

吳世家贊　魯世家贊
齊大公世家贊　燕召公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楚世家贊
魏世家贊　外戚世家贊
楚元王世家贊　吳王濞贊
趙王遂贊　淮南衡山王贊
蕭相國世家贊　曹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贊　孟嘗君列傳贊

信陵君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
范睢蔡澤贊　白起王翦贊
孫子吳起贊　伍員贊
商君贊　樗里子甘茂甘羅贊
穰侯列傳贊　蒙恬列傳贊
淮陰侯傳贊　張耳陳餘贊
魏豹彭越贊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田單傳贊　屈原賈誼贊
李將軍傳贊　衛霍傳贊
汲鄭列傳贊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東越列傳贊　匈奴列傳
太史公自序　漢興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蒯伍江息夫傳贊
張耳陳餘初說陳說趙　賈誼論積貯

# 史品赤函目錄卷之四

## 西漢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陳政事疏
鼂錯論貴粟　鼂錯言兵事
賈山至言　獄中上梁王書
枚乘諫吳王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終軍白麟奇木對　諭巴蜀檄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封禪書　東方朔直諫諷諫
東方朔客難　李陵荅蘇武書
路温舒傳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言教化奏　敘趙廣漢吏跡
與朱邑書　王吉諫昌邑王
鄭朋奏記蕭望之　楊雄解嘲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匈奴傳論

東漢

吳蓋陳臧傳賛　耿恭傳賛
竇融責讓隗囂書　崔駰達旨
劉陶上桓帝鑄錢議　法真高尚不出

逸民傳敘論　宦官傳序
仲長統樂志論　諸葛亮隆中定計
雲長遇害不屈　諸葛亮後出師表
蜀計窮降吳　劉聰辱懷愍
王濬不善居功　嵇康自樂辭薦
孫綽游放而敢言　[illegible]
鄭朋奏記蕭望之　揚雄解嘲
與朱邑書　王吉諫昌邑王
言教化奏　救趙廣漢冀疏

神農特教民耕可闕並耕之課

句法字法

# 史品赤函卷之一

長洲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 歷代帝王

### 神農之教　炎帝神農氏

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號神農氏

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女不績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重生生常生之生業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十二月祭謂之報祭報其五穀順成之功也

一人數句令為習語當日慈地苦心誦之惻然令之擁漢儀擾民上者曾有這念頭否

按蜡年終祭名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蓋田夫也五貓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豕七坊以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民故並祭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記云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

着意在二無三必六不等字一步緊一步一層中上一層意

武王金人銘微用其語

## 巾機銘　黃帝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右銘漢以下文多引用之未見其全

賈誼曰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于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

道義到至處毫厘爭差便不是道義

緣因也一念善惡萬念善惡皆相因而至也即方以類聚之說言善善惡惡之意正是以此為儆醒

## 修政語

帝顓頊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賈誼曰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蜀山氏女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生帝若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初國高陽都廣丘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炎帝之子勾龍為

五官○作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曆營室○氷凍始泮○蟄虫始發○鷄始三號○

發語致意在仁字得力處在首尾慎字學字

仁者愛人之說本諸此真帝王之言

# 修政語

帝嚳夋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名夋(音岌)姓姬祖少昊父蟜(音兆)極年十五佐顓頊受封于辛三十以木德王都亳命咸黒典樂爲韺歌命曰九招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生堯

於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

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摯嗣九年。諸侯廢之。

千古名言只是個愼字是撲不破的物事

戒　　帝堯

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民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帝受封於陶改於唐號陶唐氏年十六以火德王都平陽○戊申蓂莢音劫生○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餔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庚申作樂曰大章辛酉神龜負文出於洛○

執一數語即十六字傳心之總綱　蒼奇

兩衰字見人情而道正微醒之以維其衰而致天下語脉相聯如此到末協於

# 舜初見堯問荅　帝舜

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巽位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

堯徵舜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致其來歸）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

帝正与我欲二字應可底绩正与致天下應只是讀者不覺

天下事貫眠而條達咸協於帝而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

說者謂執中之傳自堯始豈知執一無失一語舜已先堯而闡其秘一即是中堯將巽位特因其旨而表章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爾信能執其中也中何以執蓋感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重有所儆云爾

人謂虞廷十六字千古心傳鼻祖予謂尚見時十七字古今治法嫡派心法即是治法

堯曰慄舜曰敬的是傳心要訣見是人見之
敬是與己敬体之人即慄友也
取是取忠信愛之名得是得忠信愛之人心

# 修政語

帝舜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為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為信為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為愛為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帝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昭立誹謗木設旌陳鼓訪不逮於總章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教國士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己亥十有四載。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
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
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師思而不學則殆之意蘇子曰喻蓋本諸此夫學至道之說酷肖此篇

先說學道後說致道示人入道方法

吾人舉念雖細必謹漢昭烈帝勅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彷彿似此

## 修政語

成湯履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

理是如此
有字求字取字
皆示人盡心求
道之旨
先說數自字恐
人不曉故說數
取數行以明之
說數取數明又
恐無下手處復
說以口心以耳
以言以忠等句
以明之
故宜積也
歸結只在敬士

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

愛民一語
四美指上致道
人道積道樹道

吏愛民以恭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天道賛直附道
而美許士致道
矣一詣

是愛民治國其樞非在若則四美不附矣
湯見祝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罹於網湯曰譆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
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
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此等語亦略見韓子劉向說苑

將字與字相照應

裋音豎童豎所衣長襦也讀短非

稱此以求言欲以此求稱其意天下窮之不足供其欲矣故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愛君也亦愛民也

## 象箸

箕子列於帝王者聖臣也國於箕亦有爵土者今朝鮮是

箕子胥餘

紂性汰奢。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裋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土簋瓦器內圓外方以盛黍稷藜苦菜藿蕨也裋音短

金人未說利先說害無多言至恐其上凜不慎言之害以為戒君子至末始說慎言之利以習其旨

論道理

論利害

骨脉在這幾句

# 金人銘

周武王發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

內藏我知二句正是要以下之後之實得力處末又著個畢字与下字後字應

之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早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大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參三也 倉含切）緘（封也）其口而銘其背

節此是敬王敬勝處若不敬而信於心洗齋宿端冕何益又是敬王敬勝處即此是敬非欲傲王正是藏之约

## 踐阼作戒書

周武王發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

行之行
正是萬世為
子孫常言利
并及害

【機】還作几是

舊解口生㖃詈
之言是以口戕
口余欲讀口生
略斷言自口生
者而反以㖃口
戕口
以為今誌銘之
猶今墓銘之有

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止於身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凡機鑑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皆有銘。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詈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

傚此作者亦自古色
辞自古色自蒼今人雖摹古終不肖
恭則壽蓋指戒之在色也
㦤音告煩也
弗志弗及之句蓋言人不肯自認不知不能而曰我已知已能也杖猶行也故未曰聖人不能

也。淵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室慎其楹君雖其相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忿者危之道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安樂之戒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帶於寢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履在下尤勞辱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㦤。㦤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鶩急功無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

劍弓矛三銘皆戒殺

敬齋慎誅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興廢之行。無忘自過。得時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造矛之不易也君子發人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此段見大戴禮踐祚篇　戴德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傳。聖則為九江大守。

以周先王封國之定規為言大義凜然不可犯

次言先王分封以有所制但以分不可踰越乃所以安百姓而確

#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襄王

王弟叔帶以狄攻王王出居于鄭晉文納襄王于郟故王勞以地不許其請隧且目為私德私勞陰杜其窺竊之漸周家一綫微脈大義凜然奸雄膽破

晉文公定宣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賞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掘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百官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不來庭之諸侯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居安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若相侵犯則有災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

不可易

前言先王之供于己者非有所利見辞地請隧出於剃也後言私德稱勞見若有大公之功自有功賞之典耳

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采章采色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差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守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謂隧以賞私德其叔父寔應且憎以非余一人言晉雖受私賞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余一人豈敢有愛吝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于天下而縮直取備物隧屬以鎮撫百姓

言周命未改天意有在大物未可覬覦詞婉而義嚴文公亦自愧服不暇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何辭之與有將放辟于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勉昭明德物將自至言有天下明隧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利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報臨民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此篇語意與左傳王孫滿對楚子相同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而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成王定鼎于郟鄏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未衰天命未改鼎

之大小未可問也此數句亦可與拒晉文請隧篇並觀

予附採于此以廣初學之見

## 辭鞏朔獻齊捷　周定王

（鞌之役晉敗齊師救魯衛而反）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同姓諸侯）甥舅（異姓諸侯）侵敗王略（敗王室之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告事不言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王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非命卿）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與鞏伯其敢廢舊典以（鞏伯）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太師齊太公也寧不亦
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言豈不可以教訓而何乃至戰爭之慘
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三公也天子之吏禮之如侯伯克
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當時列國出兵不過黨同伐異俱不禀王命而行逞其
戰勝而入告捷于王豈真知有王哉不過誇示其武勇
于天子之前而已正是無天子之心也周王責鞏伯非
命卿献捷非典禮矣言肅肅猶有西周之風

敬王逼於子朝之難而衰晉以求城以天子乞哀于諸侯奄奄不振之氣却埋沒了岐豐洛鎬景象

憫憫焉一句十二字描寫望晉之意曲盡

## 請晉城周　周敬王

周景王庶子朝以爭立為亂奔楚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城小故請城之　王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並富辛石張周大夫　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兄弟即指子朝伯父稱晉侯也　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憫憫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原成周之邑乃周公相成王所建者　宗文德焉。我今欲徼福假靈於成

范献子謂成周
不如城周為計
利後事晉勿与
知為詐忠從命
晉國無憂為徵
功此豈实心為
王室者

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矦用寧。蝥賊遠屏。蝥賊暗指子朝
之黨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献子謂魏献子。
范献子名鞅魏献子名舒曰。與其戍周。戍以兵守也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
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矦。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為從事。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於諸矦。遲速宜序。於是為在。晉魏舒合諸
矦之大夫以城成周。三旬而畢。
成王城成。敬王亦欲城成。第成王時。諸矦自合而無事

於告此則告而後城合與告之間強弱則必有分矣春秋于天王求車求金皆書曰求柳何弱也杜陵詩曰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耆悔不讀書奚以起下悔不早建太子耳

中字還宜讀去聲

不讀書人作辞更蒼練真是天授

## 手勅太子 五號

漢高帝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也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皆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

恐此亦是悔已待信越之薄厭

惠帝立惠呂后殘酷每出入皆挾趙王如意自隨蓋念及此

書弗使人也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下拜并語於汝諸弟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此五疏當是高帝晚年所手授故首以四皓為言末猶惓惓以如意屬之英毅之人不能割愛一戚姬憒憒至

按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固讓者盖賤祚之始惧不克勝所言皆出於中心非好名也

俞文在云帝王為天下後世慮不崇虛讓以動奸臣窺伺之心幸元王長者独

# 荅群臣請立太子　漢文帝

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意不滿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其安之謂少徐待之也○有司又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体。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

無異志若吳王淮南卒以逆誅豈非惠仁好德秉德陷朕之言啟之耶

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固請。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按帝自代來辭讓再三初無一毫垂涎覬覦之心畢辭而知匈奴軟語而諭南越視名位若將浼焉有司請建太子而帝曰別立賢彼豈為其私哉後立景帝特以身履諸呂之變不容不早定耳西漢有帝王氣象文帝一人而已

高皇帝側室之子非文帝誰肯自說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

以故誖暴數句要感動之又不可不說破

佗欲求親昆弟罷兩將軍博陽侯佗昆弟在真定者使人存問是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無盡之道也

## 賜南粤王尉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甞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

既歸之吏又歸之高皇帝尤為得体

漸〻說入屏去帝號意真令人消融默奪而不自知也

曰朕不忍為曰仁者不為真仁人之言

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此彼

共棄故 曰分

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

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綿多少有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粵王佗反佗因賂遺閩越甌駱役
屬焉乃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
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
粵賜佗書云云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願奉明詔長為
藩臣奉貢職

南粵尉佗上漢文帝稱臣書云。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
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
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

謗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起句即得制書之体
登車二句是小節振旅二句是大關係故末報忿六句即申此意
憯者且安也靜也
李廣不得封侯已隙于此
末句正明所以為國之爪牙句

## 報李廣書

漢武帝徹

將軍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行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棱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又責楊僕敕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

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出兵而陽不知。使偽於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引先帝制長城內外各有分屬則背義絶約便滑罪於先帝矣更始和親使老幼俱終天年子育元元誠為民之道前事细故可以悉捐

# 遺匈奴詔

漢武帝

漢武帝朝冒頓子稽粥立號老單于歲入邊亂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沮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沮渠若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渫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按顏民作趨字句絶今作降字句絶其趨亦猶背義絶約忘萬世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此言漢𢡊恤單于最為優渥直以為民父母動其子育元元之仁心最中肯綮疏示以天地覆載五人道又喻帝王不食言以戒勉**匈奴**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歲于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肆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

結語叮嚀懇切最得訓諭外夷之体漢家詔草惟此眉白

烏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謂漢不先敗盟約也）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

與匈奴和親乃一時權宜之策未可以為訓獨是詔以天地父母為道儼然示以帝王制度不可踰越意雖要結辭實不激不隨誠所云一紙書勝于十萬精兵大哉

王言。夫豈後世所易及。

起句何敢正爲奈何氣也

騎里即四皓中綺里季溪高即伍徽之不至

與子陵書

漢光武秀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痏須杖而行若騎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又與江南守臣曰昔許由高箕潁之節惟彼陶唐無知相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悋一見其今所在官司物色之以悉朕意

首叙莊公所以見惡於母為異日兄弟相殘之端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

巖邑字奇

# 春秋內外傳（俱左丘明作左傳為內傳國語為外傳）

## 莊公負叔段　左傳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段寔出奔而曰克明鄭伯之志于殺也呂東萊云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

初鄭武公娶于申（申姜姓之國）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寤生謂生時困而復甦）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邑名巖險也虢叔恃險不修德為鄭所滅）佗邑唯命請京（京鄭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祭仲鄭大夫）都城過百

不度字奇

句法奇甚莊公有虐弟之心而祭仲子呂又從臾之以成其惡吾不莊公之罪而兩人之尤莊公固無足責耳

祭何作此驕墻語

由不義故不暱真說似矣獨不

雉（雉城堞也）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大邑不過三分其國之一中邑則五分其國之一小邑則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猒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使叔據大邑必多行不義之事）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邊邑也貳屬於已也）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不堪貳謂不可使民有攜貳兩屬之心）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亦鄭邑）子封曰可

[illegible]何如而防又何如厥後世嫡出奔庶孽犇正天倫果報那曾一些差移

天理人心何在

得這段纔見良心不死虧潁考叔喚醒了他語之故省而蒼悔与前悔字應

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不暱謂不義于君不親于兄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可矣謂此時可除之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城潁亦地名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我嘆辭此莊公悔恨處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入賦大隧何顏相見繼曰天性也寘城潁亦天然乎

施字巧

隧也中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道也
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莊公
與武姜出入隧道相見各歎詩詞融融洩洩二句即詩中語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莊段共母而生原是一體姜之惡莊愛段亦婦人常情
莊不聽祭仲之諫乃欲養成段之惡而殲之其曰姜氏
欲之豈人子之言也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豈人兄之言
也不有潁封人天常斁絕

> 鄭莊之惡在于質王子射王中肩無臣甚矣然寘城潁者誰氏之母克于鄢者誰氏之弟不孝不友的人定是不忠
>
> 明自明其心恕自如其心
>
> 君子曰以下是左氏贊体
>
> 於二國謬其然讀者姑畧其批

## 周鄭交質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俱秉周政）王貳於虢（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怨王（鄭伯即莊公）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禾麥皆未熟言取者皆芟踐之）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山谿為澗通川為谿方池為沼小渚為沚毛草也蘋大萍蘩皤蒿薀藻聚藻皆可為菜筐方筥員皆竹器錡有足釜無足皆金器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可薦

莊而滑其神駿
為用質文勢已
於用風有二句
覺有餘韻

薦祭於鬼神可羞進也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也以禮又為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迥音酌昭忠信也

蘋蘩義取不嫌於薄礼行葦義取忠厚泂酌義取雖行潦可以祭祀

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矣周亦不能無罪為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体矣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稠載而不顧也

人詩義兩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容終以無子國人愛之有寵句暗伏禍根下數寵字應碏忠而孚道想是不可以義方訓者

# 石碏為衛純臣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得臣齊太子名）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寵妾所生莊姜惡之）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音軫訓重心有憾決不能自安耳）且賤妨貴少淩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先逆後順蓋逆料州吁必有弒逆之禍

以乱句洽阻兵安忍字法

作絲當以和綫棼之益乱所以乱字相應

是時陳桓公尚存未有謚號不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厚碏子名碏禁其子不滑与州吁游子不听桓公立完即位為桓公州吁弒桓公公此公字指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成為君守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恃兵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厚問定君於父石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陳衛

濟稱桓公左氏誤耳

三泄字字巧

是歲衛人迎公子晉于邢而立是為衛宣公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此石碏陰使陳殺州吁故誑以如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之）討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於陳（醜與孺皆陳臣名）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莊之寵吁也碏能諫其詞直吁之篡桓也碏能誅其謀遠真純臣哉厚之從吁也則非碏之子也為碏也子而乃為吁也臣乎碏若認其子決不能誅吁誅吁而偏不

殺子則猶未誅吁也。嗟乎殺君之子而厚不與碏亦何
辭以謝萬世大義滅親正謂義宜滅耳。

藏僖伯所陳皆先王典法入君一遊一豫何可輕也後世本紀書曰某日畋于某所某日獵于某地着其得罪于先王甚矣

故講事以度軌量〻字當連上讀杜註以量字帶下讀者甚謬

前疊用三謂之字此疊用三個

# 莊僖伯諫觀魚

左傳

春公（隱公）將如（往也）棠觀魚者藏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物之皮革齒牙之屬）則君不舉焉（則不為是舉動蓋以軍國祀戎為重以游觀宴樂為輕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而後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而後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謂蒐索禽獸之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器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因農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

而字文法錯落處
昭文章十六字為句与上皆於裏隙句對
鳥獸數句應上凡物其材二段
略地數語句法古

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礼畢整旅而罷之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貴者先殺辯等列。等第行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足以供祭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足以飾器者則君不射、親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皂皂臣輿々臣隸言取此雜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公曰。吾將略地焉。託詞欲巡行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去魯遠○及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齊侯真見鄭莊是個殘忍刻薄的譲之亦所謂無庸將自及也

説者謂鄭莊公命許叔數語自是氣度從容予謂皆貪心耳惧心耳自揣大根本既無良心既喪不足服鄭人何以服許味其言大率是惶惑僅可以愚左氏

##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三國共伐許潁考叔與子都爭車考叔先登子都射之鄭瑕叔盈隨周麾而登遂入許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以許讓以土地讓也魯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百里許大夫也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鄙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逞快也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之臣不能共給而億安之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弟共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

不敢自以為功而讓能其況能又有許似反已況能禋祀許以慮患吾其能与許爭似憂遠然其言曰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則自為自利之心不覺自發露矣中間數個不能況能其能等字皆見惧意自覺許諸侯無王命

四方。（使寄食於他方謂元年太叔段出奔共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加禮于許而悔過）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言異世復奉許之社稷若寧非此許公手）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為。（復國之後鄭有所請求子許）如舊昏講。（如舊日姻戚）其能以相從也。（尔許國必）能（能降心以說今日之約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而汝也）我死。乃亟去之。

又入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特左氏以為有礼耳。此二礼字根上礼來。忽儀疊突之際，果能無累後人否。

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謂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言當復大公孫獲不可久居。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言許亂無刑政，故鄭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言待我死則亟去之，是不為後人之所累。可謂知禮矣。

經書入許，不書滅。許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忘國之善

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書取其土地而并絶其宗祀者爾
予謂欲滑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
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
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
敢受乃以讓魯又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
鄭即受之而不辭竟滑遂其貪土地之志嗟嗟不忠不
孝不友之鄭莊且不有於君於母於弟而何有於許

昭德塞違句一篇綱領清廟以下詳言昭德之實今滅德以下詳言塞違之實

昭德者一

昭德者二

昭德者三

昭德者四

##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傳

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宋華督弑殤公以前所取郜之鼎以賂魯桓公公受之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大路祀天車越席結草為之大羹不致和五味粢食不鑿。石舂八斗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幅束其脛所謂行縢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維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厲游纓。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者纓馬之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也。五色比

昭德者五
昭德者六
昭德者七
夫德儉上起下
因論郜鼎引武王事只就鼎上做個証佐重字
正反塞字
不可者一
不可者二
不可者三

象。車服械器之色象天地四方示器不虛設昭其物也。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衡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晝日月星於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毀羸誘皆字法

忠於民而信於神是此篇大旨楚只怕季梁一人當鬬伯比請羸師時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焉則國有賢臣果是敵國之

# 季梁勸修政　左傳

時楚鬬伯比欲張隨使隨自恃以不備謂隨必弛後請自羸其師以張之故王毀其軍容㳄伯比謀也季梁知之諫勿追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薳章楚大夫求成講和也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季梁皆隨大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隱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道有道淫淫虐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官史官不虛美君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憂

左文鮮有如此浩蕩者直如層波疊嶂屹運用之謂字宋文祖無今則陋矣

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牷純色也腯亦肥也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明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疾瘯蠡謂疾病癬疥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栗敬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不和故神無

然後即修上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之事

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有謀隨之心已兆於侵求成之心正以隨侯昵少師修示人歸也季梁勸以去諛修德親兄弟之國則仁人之言乎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亦豈遽滅于楚

未戰能以民情卜既戰能以軍机卜今安得此藿食者

小惠未可

小信未可

忠乃可戰

將鼓未可

# 曹劌勝齊師　　左傳

莊公十年春齊背蔇之盟伐魯魯有肆

齊師伐我傳凡言我者皆指魯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請見莊公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肉食在位食祿者鄙陋也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屬猶言一端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將馳未可
審視乃可
按詐奔則轍迹
旌旗必整今轍
乱旗倒知其非
詐故逐而克之

知。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逐齊兵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轍乱旗靡則軍律不整故宜乘而追之

按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戰德已衰矣又以詐謀取勝此其言蓋深貶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宋襄之仁歟長勺之戰劌功可少乎哉

陳完至齊而齊卽授以卿則完必有以當齊侯者授之而固辭之則愈以當齊侯所以終授之卿而因以代齊也完豈尋常人物

速字ㄑ法飲桓公酒句法

# 陳敬仲辭卿　　左傳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字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檐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譏責）使為工正。飲桓公酒。（齊桓公賢敬仲故就其家飲酒據敬仲為主故曰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含宜之義）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愛君之仁）

按呂東萊云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利深矣哉敬仲托其子孫於齊也余謂敬仲二事本合于理未必是欲托子孫未可苟訾

詰問之辭何等涯嚴殊無惧意李梁所謂天方棱楚亦其氣足盖之矣

穆陵是極南地無棣是極北地盖措征伐所滑至言非齊实有此地也

楚入而對都是劲歛此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 齊桓責楚不服

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凡踐之境界也）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地名屬齊境）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禹貢荊州貢菁茅包来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至漢楚人以膠舟沉王而死）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同好語婉故對
亦婉衆戰語厲
故對亦厲

前責以大義而
此人欲脅以兵
威此伯習也宜
楚人之不服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不服故進師于楚之要地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戰觀兵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此桓公因楚人不服責而要其同与盟好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之霸在此一舉。桓之失亦在此一舉。倘楚人還責之

曰周先王賜爾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滅譚滅遂遷陽降
鄣其於履內外若之何包茅之罪殊在末減惜楚人不
及此也然以德綏諸侯一語還責齊侯處齊自無辭

按穀梁傳云荀息曰如受而借吾道是取之中府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藏之外廐此時晉目中已無虞矣

既病言虞能報其伐使冀反受病則亦惟虞強之故

請罪假托之辭舊訓問罪非

虞公又請先伐

# 宮之奇諫虞　左傳

時虢公遣衆侵掠晉之南鄙故晉執以為辭而伐之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献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少時長育于公宮君易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則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冀自顛軨入侵虞至鄍攻其三門亦以虞能報故也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言虢遣人分依客舍聚集徒衆以侵敝邑之南鄙。今虢之侵晉彊其惡猶冀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虢以媚晉真愚人真愚人

言虞如車如齒在裏虢如輔如脣在表二國相須以存亡去虞不可

癡漢語

鮮生害我之愚句〻是醒快語特與奈癡兒何耳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倚唇亡齒寒者其虞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桓叔莊伯之子孫皆晉獻公祖父母之黨也晉若愛祖父何為

凝

解神必拠之愚

案臘不及臘祭
〔列〕臘秦漢祭名
春秋時何特称之

尽戮此族豈非以其族大偪害晉国乎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不必易物以祭惟德則隨物亦可享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言晉滅虞只在此一舉虞當与虢俱亡不必再舉兵也後果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按輔車脣齒之譬至矣不聽乃謂同宗不害滅虢何愛於虞雖至愚亦必知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豐潔讀至此

真可愽一咲

言奚齊幼賤与諸孫懸藐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

評曰忠貞錯認路頭了但詞亦較截

後言践言也欲善數句謂里克

# 荀息不食言　左傳

奚齊驪姬所生申生齊姜所生夷吾狐姬所生獻公欲立奚齊故以屬其傳荀息

初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息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謂送獻公之死事生謂事奚齊之生耦俱無猜。貞也。獻公沒。里克欲納重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

欲忠于申生奇誰不如我欲忠于奚齊我既欲無貳心奚齊而能禁里克不忠于申生奇乎

白圭之詩衛武公為謹言而作想是引来罪息之失言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殺奚齊於次（喪寢）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按荀息之死以其任託孤之責也使息蚤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辭託孤之寄正言切諫以悟獻公君不能用亦不必死矣息之死也不能諫之罪也

穆姬秦穆公夫人晉獻公女也

惠公之自出而入也霸主之重怨難任國人之攜貳尤為可虞子金矯君命賞且告以堅國人翼戴之心亦是一策

眾哭眾說互應有致

# 伯復惠公

左傳

晉惠公復國皆賴秦力乃穆姬所屬之言并已爾許之賂晉侯皆背之秦始伐齊獲晉侯以歸穆姬力請之乃許晉平

晉侯聞秦將許之平乃使大夫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飴甥字子金亦晉大夫且召呂甥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恐國人不順惠公故令先受國人朝而假惠公之命以賞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圉惠公子貳謂卜以待之也眾皆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繕征稅繕兵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

變閑文法爲宋文之祖然宋文無此奇警

既以君子小人譁動之復以德怨誘導之惠公之復得歸者子桑數語之力也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毒謂三施不報）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謂還惠公）納而不定（初納之而令執之）廢而不立（因遂廢之而不立）以德為

批秦伯晉侯六
字見

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居數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成王弟以桐葉受封者是晉始祖）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答問處妙奪化工的是奇品人只知其以君子為晉引過足動秦伯之心而不知其征繕立圍蓄多少不盡之威所以為妙

按周礼脤膰以親兄弟於異姓爲夏商二王之後有爲客之也今以胙賜桓蓋比之二王後賜一級者進一等也按外傳命賓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皆殊禮

## 齊桓下拜受胙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周公也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賜之胙肉蓋尊之比于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行祀事于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胙桓公九命祚伯故以伯舅稱之

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謝孔曰且有後命天子猶有後命如下文所云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以公年老之故使我加問勞且進一等不令下階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尺曰咫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恐失礼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按拜胙與請隧二禮俱大禮所關一則命之而不從一

則不命而自肏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句法初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定其位是為襄王子帶怨不得立嘗召戎伐周故為和之今頻上東循有漢吾猶在

## 管仲辭上卿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与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齊之守若節春秋說若當春朝秋覲之時節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諸侯王臣也故諸侯之臣自稱陪臣王曰。舅氏。齊侯為伯舅其臣為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嘉女勲報女德篤厚而不忘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詩曰。大雅旱麓愷悌君子。言君子有樂易之德

神所勞矣宜為神所劳来故世祀也

其君不敢貪無下拜之命其臣不敢受上卿饗禮其見

一時雄霸氣象孟子曰霸者假之假得好所以正而不

譎

重耳役詐之雄得此一節根本固

奔狄一段

季隗亦是賢婦人

# 重耳出亡反國

左傳

獻公之子名重耳以驪姬之難出奔後為文公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公子居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蒲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恃也）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祿邑）。於是乎得人（有祿邑乃聚民人）。有人而較（較與君父較勝負）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公子乃狐姬所生狐偃其舅也）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以叔隗季隗事公子（季隗叔隗二女俱出狄之別種）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則就木焉。（將死入木豈可復嫁）請待子。

參衛一段

參齊一段

懷與安句千古名言不意安流中有此識解

參曹一段

左文每于沒要緊處着一二語妙甚

處狄十二年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五鹿衛地名與塊乃滑土之象）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殺聞者以堅其謀去之志）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駢脅肋骨連比乃上各一骨然）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本宋一段

本鄭一段

傳叙重耳歷諸國不礼者二妻妾贈饗者四皆為淺日報施張本善乎宋祖之言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終是帝王氣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貳謂早自別于曹人之無禮者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狐原與姬同姓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趙衰狐偃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

庚

奔楚一段
波字是字法之妙
志雖大而言未免取忌使楚子如曹衛而君則子玉之說得行公子危矣

入秦一段
懷〻嬴与爲此左氏暗伏案諸臣從王不避艱險

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兵法以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鞭馬棰也弭弓梢也櫜受箭者也鞬受弓者也)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臣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在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圉之妻蓋重耳之姪婦也)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盛水器也沃盥洗手也揮公子湔水于懷嬴身上也)怒

秋懷嬴一節陪其主賓倚之失欲速成其功故耳君子謂降服請囚文公不得正其始将續有声文公不得正其終

反晉國一段

子犯授璧請亡此小人要君之術欲留他日富貴耳何子犯亦蹈此也批矣批矣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公賦六月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伯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授其璧於河圍令狐入桑泉拔於曲沃朝于武宮令狐桑泉皆地名曲沃晉宗邑武宮武公廟殺懷公于高梁

此篇所載重耳之言。都是伯主口角。英雄氣岸。故崛彊如楚。剛狠如子玉。卒不加以兵。豈非天之所興人不能廢耶。雖云天定。而舅犯之倡謀。齊姜之勸駕。亦以人事成之。美哉。叔詹之諫。尚不及僖負羈妻從者數語。凜凜動人。

晃時重耳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藏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其後能行至此又口不言功逃身終隱足以消人望報之心文公始志而終悔之封以綿上之田為志過旌善亦可謂當於礼者有是子定有是

##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忮害）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將必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何不自求賞雖不求而死誰代尔怨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

毋說者謂介推怨而死其母不得謂孝恐未必然

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賜田為推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按呂祖謙云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心之所自發則非也。不過借正義以泄私忿耳。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之賞濫耳。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又何怨乃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忿也。

將命一言詞氣正大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遠遺其祖

昔周公太公以下只從先齊故績上說起而精神全在世〻子孫無相害也一句將他心服

# 展喜卻齊師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迎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犒師之辭命於柳下惠）齊侯未入境。（魯境）展喜從之。（往從齊侯而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也）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如當作而居室而資糧懸盡）野無青草。（蔬食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掌）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會盟以圖謀之）彌縫（也）其闕（諸侯闕失）而

既以大義感之又以恩戢歛之人未有不從之者可謂有餘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有望於齊）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敢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魯人皆曰孝公豈其嗣位方及九年而肯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太公桓公）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以恐壄象。展喜餘以不恐却齊。齊師遂還。蘇子謂虎畏不懼已者。理似可信。其書曹孟德傳後云。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見癡竟

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與。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錄此以申不恐之說。

不知情虎而辛者遠說之食人者來之以慶其德之

人家者所說施與不言見不食聽人必坐官之以侯其

醒後共謹之有人夜自外歸見衙役導其門以為諸胡

嶺也以杖擊之即返本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吳人非

是醉人

城濮之戰衛侯聞楚師則懼出奔遂達陳使元咺奉叔武攝君事以受晉王庭之盟故晉人復之叔武衛侯弟

誘字〻法曰誘天衷更奇

# 甯俞盟衛人子宛濮

左傳

會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武子忠而免之晉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而佐之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其歸也）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以及此憂也（故有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之牧養馬之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不相和協）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欲乞尔神誘掖衛人中心之天理）自今日

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恃勞力居者無懼其罪無恐得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無二心

甯武子之仕衛納橐饘薄醫酖盟宛濮夫子稱其愚不可及然武子之不可及非獨以愚也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則歃湛露歆王所愾臣獻其功則歌彤弓夫俞人臣也不敢干大禮俞又達禮矣豈曰徒愚云爾

勤人處不消幾語如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一句省能得武心服之武一說而退秦師何辨也要之鄭亡而秦無所得此其言所以易入

鄙遠陪隣闕秦皆字法

##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使得鄭以為秦鄙尚隔越晉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鄰之厚。君之薄也。秦地亦必見削於晉若舍隣以為東道

此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与同事秦安得不戍鄭

說得利害悉不心動

主行李之往來（行李小行人也李本作理李理古字通用）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納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一濟河而歸隨設版築以拒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言晉必滅）秦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古今破同事之國多用此說越國鄙遠亡鄭陪隣乃為至理人安得不聽之乎蓋晉乃秦之敵鄭近於晉而遠於秦秦得鄭而晉收之執必至者故秦不但不圖（而且戍鄭）

營字之法

數語洞灼事幾可知蹇叔非常人

說者以秉机伐秦為先軫咎不知以無礼責秦可伐一惧縱寇貽患可伐二慮及子孫可伐三兵出有名又何

# 晉敗秦師于殽　左傳

初晉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擊之必大捷焉蓋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秦穆公妄信杞子而遠蹇叔故此滅滑無成功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時秦杞子成于鄭曰鄭人使我掌國門之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于東門之外攻之不克圍之不繼滅滑而還晉原軫曰原軫即先軫与欒枝皆晉大夫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以貪得勞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咎焉

穆姬在秦能免夷吾文嬴在晉安得不免三師然云寡君得而食之不猒比穆姬更詭

旁字暫字字法

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晉鄭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興兵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百里孟明西乞術曰乙丙皆秦大夫即三師也）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公所妻晉文公之夫人請免三師之戮而遣其歸國）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不顧而唾乃先軫激烈之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孟明之言從容有度雖敗不替其志然春秋時士氣豈大率如此秦誓作于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悔過也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釁鼓殺其血以塗戰鼓也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將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按先軫以襄公之縱秦因不顧而唾無禮甚矣至狄伐箕之役深悔前過乃自咎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其一念勁烈蓋亦有烈士風

# 秦穆公專用孟明　左傳

（前秦晉戰于殽秦師敗績獲孟明以文姬請得歸）

秦伯復使孟明為政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書（孟明前在軍中言拜君之厚賜今人敗欲晉人以此言嗤之）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茅津地名）封殽尸而還（殽之戰敗久矣今乃埋其喪骨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為君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與人之一謂專一而無二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解讀作懈）能

曰復使為政曰猶用孟明曰用孟明津〻艷之不可以口盖傷自古亯士往〻以一敗致棄絕不得展如秦于孟明真古今一快事

用孟明也一句斷案下三段三詩皆明此句意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言秦穆不棄小善而采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子桑舉善可以福及子孫

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左氏以後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一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以為貶者左氏滑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其父無良其子尤甚正是有若父必有若子行父托莒僕以挾持宣公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三家擅權蓋始于此

此篇凡兩段先段引周礼誓命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元愷四凶以明

# 季文子逐莒僕　左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必授僕以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於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文子名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五倫之法也順此為吉德逆此為凶德德以處事。德之凶吉所以制事之是非

莒僕之不可不誅

運下數個則字文法凡三变

按八愷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齊中也聖睿也廣大也淵深也明

事以度功。(事之是非所以量功之成否)功以食民。(以功之成否為養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壞法者為賊害)掩賊為藏。(匿賊者為藏隱)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盜國用則為奸慝)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奸盜)為大凶德。有常(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周刑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無一可法)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法也)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域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也)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八人皆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悊也允信也篤厚也誠實也
按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盡己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愛之出于心也惠愛之及於物也和中節也
舉八愷而獨言禹之主后土舉八元而獨言契之布五教皆舉大以見其餘右天文字丘不如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閨門內平外而君臣朋友亦成昔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掩義掩蔽義士隱賊隱庇盜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類之醜物之惡與夫心之頑口之嚚此皆人之不可友者不才子與之親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不開通之貌此驩兜也少

此指
屢曰天下之民
者示公舉公惡
之意
心不則德義之
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嚚
四凶在堯時罪
惡未著非堯不
能去也然克方
以宣公比堯以
行父比舜故言
堯不能去者若
曰宣公不能去
莒僕須賢臣而

鴅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安於譖毀用其回邪行人之讒言求人之隱慝以誣罔盛德之士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此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鯀也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貪食此三苗也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東西南北夷裔之地

除之耳
倪思曰將此一句截住後把虞書來質証他方說行父身上去
史克激称以辨宣公之惑釋行文之忘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以禦螭魅（螭山神獸形魅老精怪物也皆為人害故使四凶當之）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即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行父歷数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于

盜賊之黨而不知反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有禮乎無禮乎彖撓在前而不知逐頑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

兩聞字遙應

在德不在鼎一言而周鼎重于萬鈞夏之方有德以下正見在德不在鼎

商有天下六百年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爾雅云唐虞曰載商曰祀

##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猶耀兵也）於周疆（示威以勝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楚之問蓋欲奪之周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鑄金為鼎而著遠方物形于上）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預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書知鬼神奸邪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遇不順之物）螭魅罔兩（山川神怪）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

成王定鼎以下見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戰國策云周惠王時齊將求九鼎顏率至齊謂齊王曰昔周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令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致之齊惟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其俘諸江南以下章法夷于九縣句法　句践行成亦是此等穀匕　莊王之許鄭平正是楚之所以伯厲夫致而討之服而舍之威德兼者即三代之師昌以加此若晉師救鄭輕

# 鄭伯行成於楚

楚子莊王圍鄭以貳于晉克之鄭伯襄公肉袒牽羊以逆示執臣僕之礼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割截鄭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氏有盟誓徼福於厲宣桓武求福于鄭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而事楚君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縣今鄭願之九縣滅息滅鄧滅弦滅黃滅夔滅江滅六滅蓼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挑彊楚之激成鄢戰以致敗績此又天所以成楚之評

民矣庸可幾乎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楚莊兩言殊美得大國之度按蘇東坡云古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然後可以就大事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英雄豪傑果在彼不在此

楚歸句古

德刑八字是下文綱領

應上德刑不易

應上政成不易

應上事時不易

## 晉師知難而進

左傳

楚伐鄭鄭伯卑辭乞救楚許之平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人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民勞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俟楚歸而動伐鄭未遲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荊尸楚陳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應上典從不易
應上禮順不易
應左十七字總頌上見楚所以不可敵
應可敵句見將將當審敵

為敖為宰（為敖即孫叔敖）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右者夾轅以備戰在車左者追求草蓐以備宿軍）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前以茅為旌慮其不測中軍專制權謀後則留精卒以相接應）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非夫也三字已奇了以非夫更奇先縠為偏將乃任肆若此宜負取敗主帥為末減矣十二年經書晉殺其大夫先縠傳曰惡之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 受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如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師遂濟。楚子聞晉師既濟。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晉師。

此段語典古而氣精神宜連下段看

朱子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也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

言曰是一二
諸將大夫先縠
十三年修書晉
本詩矣
其卿佐主帥縠
乃陸律言以位
實先穀之隔將
而遂以啄次卑
非夫也其子也

○斆○誅○之

之重不可違之事如外專言[illegible]

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

故所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

彊和退非夫也非夫受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欒書論楚不可戰鄭不可信可謂曲盡

晉不能討陳乱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乱則師出有名而既以施于晉者又各中其節晉以林父之將加以

## 欒書不輕敵

左傳

楚伐鄭鄭伯卑辭以請楚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不及楚平次于管以待晉師

晉師在敖鄗之間。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未有二心于楚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出兵已久而疲困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鄭以兵繼其後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也時佐下軍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治也訓之于。與吁同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訓民之言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嗟嘆而言勝之不可

先穀諸帥安得勝之

不可謂驕應上楚師驟勝而驕是一段

不可謂老句應上其師老是一段

隨武子欒武子所料楚軍之善處歷歷如畫

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之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啟土之事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以柴為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然也啟山林鑿山以通往來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激怨于楚（與楚爭鄭是求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其楚君之兵法）分為二廣（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車五十乘）廣有一卒（百人一卒以令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為夫偏二十五少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右廣初駕（每月右廣雞鳴而駕馬）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左則受之（在廣代右

不可謂無備句應上而不設備是一段

此見鄭師為承楚者不可信是一段

廣而驚馬以至於昏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迭代更者是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儆子良鄭之良也鄭之良公子師叔楚之崇也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為質於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鄭不可從皇戍之說不可從也

鄭之後六卿大夫司馬潰崔三師不欲勤民先縠違命濟師但林父為元帥法得專制既不能禁違令而專行又不能督士卒親矢石以破敵喪師之罪夫復何辭吳楚叛亞夫謹守便宜竟平七國唐六道重兵圍淮蔡日

久無功。裴中立監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討慶緒。一夕而潰。此存亡反覆之徵也。

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詐為楚喻且以戰楚為違天而欲其姑待善于料敵矣

三而許之文法經省

楚人登諸樓車使呼宋告之策甚之可揚竟欲晉命且為義命無二之語則又

## 解揚不辱命

楚子(莊王)圍宋。(殺甲舟故)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景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度其宜而)川澤納汙。山藪藏疾。(雖毒螫之物皆藏之)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國君含垢。(為國君者亦有含忍垢恥之時)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姑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慰宋)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使告于宋言晉不來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使呼宋人而

可干楚政是解楊知此大義故亦不辱君命

解揚致命可謂能權有死無霣句法

君之賂臣五句言義無二信臣六許君七句言信無二命故各以而死字結之

楚王前許曰毋以汝死為汝戚

告之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可速就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義者不行而信）信無二命（信者不受兩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寧可被殺而不可霣隕君之命）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被殺而不能致其君命矣）死而成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祿矣）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我以信守之）下臣獲考（我承君命而獲成其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

舉之言今未服而去之故曰矣言

楚軍法甚嚴華元能乘夜入其軍登子反之床宋雖小國不可謂無人楚即與宋戰恐未必全勝也

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毋畏申舟名也先時舟使宋知必為宋所殺今楚許舟以伐宋乃宋未服而楚去是棄前言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築室反耕示兵久淹宋之意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華元能夜至登子反之床所以子反懼而與之盟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按公羊氏曰莊王圍宋華元子反出相見元以病告子

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之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阨則矜之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吾見子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吾軍亦止七日之粮粮盡將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遂去

錢福曰晉以蕭君同叔之女為名雖斥言齊君之母也而對以亦晉君之母一句自足令晉愧服

首段辨其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之非而以非德類罪之

次段辨其使封內盡東其畝之非而以非先

#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鞌之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國佐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晉若論齊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界也）理（正也）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上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或南或東皆順其地勢之自然）今吾子疆理諸侯而

王之命罪之
此段言晉实有闕無害于諸侯而以布政不優罪之
此段言其必戰先為遜辭氣最勁而辭嚴甚

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于伐齊）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和也）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若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伉言戰）畏君之震（威也）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背城借一（背齊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尚且從晉命以必戰）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況今不幸而將敗士敢不戰乎示必死戰唯待晉命耳）

羅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仝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國佐之語與孟子暗合項羽迄不殺太公晉人竟不質叔子誠有以悚其神者乃知鷙猛之人胸

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有以發之耳

鞌之戰郤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韓獻子范文子將師和睦所以致勝

先君文公先大夫先軫也獻子言已尚不足爲先軫役使須八百乘六萬人乃可

# 晉師爲鞌衛勝齊　左傳

先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耻婦人見而笑之至是因魯衛之請師遂同伐齊

齊侯伐我北鄙。取邑將還。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良之子林父也。是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鞌亦使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晉文公與楚大戰于城濮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桀猶磔也磔石以投人示勇也及將至齊壘乃以桑樹有係於車而走以徇齊師之營壘欲自異也桀石繫桑見齊人輕佻之習

欲勇語与姑翦滅語句法字法皆奇

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吾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馬不披甲而馳晉師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張侯即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殷赤黑色言我中矢血多漬車左輪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

味擐鼓者下再
增此段議論便
生色
辭張一言而濟
公家之事成郤
克之名
勉之下竟不重
出郤克字文法
甚古
左并三句寫郤
克力疾奮擊之
狀如画
執縶馬前示修
臣僕之職也厥
辭若遜實自中
已無齊矣

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鎮也之可以集事事成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疾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謂追逐逐繞此山三次也逢丑父與
公易位丑父齊侯之御者與齊侯換坐以代齊侯之死也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
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下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在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承乏謂承空乏以御齊侯為遜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此与漢紀信代高祖我朝韓成代太祖何異但丑父幸而紀韓不幸耳

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時丑父詐為齊侯代居其位使齊侯如華泉飲水以逃遇鄭周宛茂二人載而脫身免脫身也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舍之

玩齊師見怒中之躁玩晉師見病中之勇見丑父見死中之活凡讀左文皆當作如是觀毋徒竊字盜句此篇敘事極奇與戰于韓畧同

首提荀首佐中軍一句是左氏深文處見楚歸罃非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

# 晉知罃不知所報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因穀臣至晉知罃歸于楚以易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

第一問答

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囚也）馘（割左耳）執事不以釁鼓（以血釁鼓）使歸即（就也）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第一問答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緩也）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係也）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言二國本不為己）其誰敢德

第三問答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

第四問答

此篇文字天然，當日立談間未必如此，直是左筆。共王四問而知罃四答，能重本國而不失鄰好，雪囚晉之奇男子也。

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即荀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繼祖宗職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未可與爭一棹，尤可玩味，不唯見知罃之有辭，而楚共歸知罃之非本意已瞭然。若盡與篇首於是荀首佐中軍句，具見左氏深文處。

自曰昔以下皆呂相述晋侯之意

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特

晋自以鄭貳于

# 呂相絶秦

左傳

晋侯使呂相絶秦。（秦晋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晋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絶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晋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也）無禄（晋無福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秦納惠公）又不能大勲。而為韓之師。（秦伐晋獲惠公于韓）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穆公成安晋之功）文公躬擐甲冑。跋（草行曰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鄭人侵秦）

楚而与秦圍之鄭实未嘗侵秦也當時亦無有歃致死于秦者此皆文致之辞

殽之師一

二 令狐之師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于秦伯與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怒其擅盟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功于西也。秦在西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欺襄公之弱迭侵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于殽猶願赦罪于穆公，求解于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闘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商臣弒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秦之來晉實召之以此罪秦其誣甚矣

敘河曲之師 三

敘輔氏之師 四

敘令狐之會 五

于我穆襄即世文六年秦穆晉襄皆卒康秦君靈晉君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雍猶虫之食禾稼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秦桓公立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河箕郜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長久而欲徼福于先

白狄与晉為婚姻于傳無所考証杜氏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実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辞盖欲親狄以西秦故以啟為昏姻耳不足深辯

此不穀乃楚共王告晉自稱言

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以秦之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

我見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秦人之言于晋以誓我執德不一之人

循往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

来已上述楚共王来告之辭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来親晋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請諸侯

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畜度其利害或和或戰

述己之功不無崇護揚秦之罪不無曲詆大都權詐相傾秦晋故智本無專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縱横亦文之最奇者呂相魏錡之子

或者其君實甚一句激而實婉

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懲懼君心与孟子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意而此語意尤婉

前連下數個如字文法此連下

#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傳

衛獻公蔑其冢卿孫甯而見逐故師曠遂之與史墨論季氏出君相叛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獻公為孫林父甯殖所逐對曰。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數個有字文法

前曰勿使後曰豈其使相呼應旨其君實甚一句只是失常二字故末提出諫失常以標其旨

天之愛民數語極精當且照應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宣揚）之。過則匡（正）之。患則救之。失則革（更）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詩以風刺）工、誦、箴、諫、（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行人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illegible]主君之意可
[illegible]肆志而不教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此篇因夏書中有遒人官師之事故生出史書瞽詩許多議論直以夏書來質証他此最是作文撮括處能破此等關竅故下筆立就

此書闕疑故不筆之錄

異議論直以夏書來貢證也此與作文撒指處施設

此篇因夏書中有遺人官師之事故生出此書讒詐

庚上以從其從而棄天地之理從人欲矣

乘驛見宣子及不見叔向豈今人所能君子為國惜才不求人知如祁奚之類者絕少

連用三個社稷字相喚應

鯀殛用五字為句伊尹用十二字為句管蔡用八字為句長短錯綜句法亦異

# 祁奚請免叔向

欒盈出奔楚盈母欒祁與老州賓懼盈之討愬於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乱宣子逐之宣子殺羊舌虎坐盈之黨也及箕遺等凡十人囚叔向向虎之弟故并囚之於是祁奚老矣是時祁奚已告老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有謨勳之謂惠訓不倦者惠訓其民而無厭倦則惠我無疆之謂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此國家社稷所賴以安固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弟故遂及其兄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不以父罪及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不以小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國之大臣其用忘如祁奚則名跡之或歷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

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余何以叔虎之罪戮及其兄以棄社稷臣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公平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見其為國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非為己

此篇文字當與韓厥請立趙孤參看皆關係世教文字附録于此

晋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晋侯曰趙同趙括為亂欒郤為徵晋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晋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不著意而自古

以礼承天之休此一語何等嚴正自是折滑他心服

小國將君是望句其詞不亢無乃非盟載句其

# 游吉使楚

左傳

前徵朝而公孫僑對之此却使而游吉對之可見鄭实有辞

鄭伯（公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遣大叔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問鄭君當親來否）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將弭兵以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使滑歲時行禮）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以飢饉之歲不滑自來）聘于下執事。（執事者不敢指言楚君）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汝大夫豈滑預楚國之政令）必使而（汝也）君

詞不卑可謂善于辭命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又四五游好

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謂諸侯背楚）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豈敢畏勞而不為一來也）

鄭小國也事晉無二而晉人一旦徵朝併其不來則問罪之師所不免者賴有子産大叔之對不激不阿晉人卒以屈服而鄭實藉以無虞

讀古人通書之法看他口氣全似聖賢此書凡而五轉摺先後照應一節妙於一節

德字作主而名字夾入

夫諸侯之賄一段申應非無賄之患

夫令名德之輿一段申應無令

#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范宣子晉士句為政諸侯之幣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范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倚賴其賄而私用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不戚而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不悟國家須有德以立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名之雅既以家壞恐之又以令名歆之能不令人心悅至我浚我之論關係世教真仁人之言哉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忠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令名如輿戴美德而行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毋寧寧也言寧可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不可使人謂子反剝我以自養象有齒以焚斃也其身。賄也。以其有賄故斃宣子說。乃輕幣。

首非無賄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提賄字令名字。正申此意。作兩段看。末象有齒一喻。復申其所以不患賄而患名

此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相似

操刀喻

國棟喻

製錦喻

#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

子皮名罕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厚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字皆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產處其下恐為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裁也為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獵射喻

衣服喻近小何等婉切

子面吾面之喻心危以告之言古人質实相正不為面從類如此較近相示指天日而陰為落井下石之謀者視同儕百伴娓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謂小而近）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謂大而遠）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之言）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敢使家事皆從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有所不安亦將以實告）子皮以為忠。故委政

賢矣

爲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使割一喻也棟折榱崩二喻也製錦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面喻之各擅俊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孰知左氏之奇宕

晉以魯喪未見非是但文伯失詞

辭凡两詰畧無過峻以激人之怒亦善辭者非子產亦折他不服

## 子產壞晉館垣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魯襄公之喪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所居館舍之垣墻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即士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多也。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音汗弘里門曰閈衡門曰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以令客使不以盜為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音蓋請命。匄文伯名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誅責需求無時。是以不敢

隳垣之故只此數語盡之僑聞以下一段正是破其為盟主之說

言輸幣以見已之勤于貢賦言文公以見晉之優于諸侯信子産之有辭

巧人塗着使之以時塓塗館舍之宮室如灰壁琱欃之類

寓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見君而獻）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館舍如晉君之寢室）庫廄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廄莫不修葺）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阻）圬人以時塓（音覔）館宮室（塗黝堊）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安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牧圉

責晉慢諸侯之隨自有一段溫純

要出魯喪兩句盖子産總度晉侯不見之故左氏於篇首安頓以我喪故未之見一句亦本諸

各瞻其事（瞻視客之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如歸私家）無寧菑患（無寧寧也待賓如此寧復有災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産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此君子之謝過也以質掩文子有爲其人品較高士匄一等傳下數個辭字奇艷

垣以羸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數）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廢）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輯睦則民和協）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悅懌則民安定）其知之矣（詩人知辭有益）

左氏每於傳末作一斷案而假託諸名人之言以為重如所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蓋贊体也太史傳贊乃祖此意後入作傳但知宗太史公而不知太史公實祖左氏

將入即惡之將以兵入又患之蓋狄楚也數言發其隱心故其出入無患得以成礼而去

特發詐心腸滑軟口角耳雖文詞亦不妙覷其言曰若野賜之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夫彼且欲君何有諸卿君且不愛

# 子產辭子圍逆女以兵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入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音善）聽命。（欲以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也）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

何有於鄭

不然一轉不激不亢

伍舉知其有備二句關鍵得好

包藏禍心之言益為有㮣

命而其蔑以復矣（不得歸）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

默實其罪（恃大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為戒）使莫不憾者（恨楚行詐）距違君命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楚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

其敢愛豐氏之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櫜（弓衣）而入許之

按是會也鄭為擇行而同為非礼楚以昏謀鄭柰何忍也圍蓋不仁之尤者子羽包藏禍心一言而圍之肺腑立見矣及會于虢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卒之弑楚子棄者圍也祈午以為不信不信二字何足以盡圍奸

首段論先王自民知有辟以下論叔世今吾子以後總明不可為刑辟之意

首曰懼民又曰懼其未又曰猶求凡三轉折悉見王之深心

# 子產論鑄刑書　左傳

時鄭之公族後汰民習鬬亂而玩於法子產鑄先王之刑書于鼎以示常法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準度子產以為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臨事制刑不為刑辟不豫設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佐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公侯也明察之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都邑之宰慈惠之師民之師傅民於乎

而徵于書相應

亂字敗字相應

前只云有爭心後却云民知爭端已可畏前只云僥倖以徵於書後却云弃礼而徵于書更可畏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田閒限制)立謗政(作丘賦)用參辟(用三代末世之刑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言詩惟以德與孚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喻至微細之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益豐盛)賄賂並行(賄以逃罪)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曰僑

圭書在吾以救世一句

鄭大夫鄧析造竹刑子然殺之趙鞅以鉄鑄刑書

子產初政民謡曰孰殺子產吾其与之

子產死仲尼泣曰古之遺愛也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據叔向之言然則子產此舉不與鄧析之造為竹趙鞅之鑄為鉄者同乎哉孰殺之謡所自來矣然鄭之貴族侈虐民亂至取人於萑苻之澤成何世界及覩子產之授大叔政云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然則刑書之鑄乃救時也仲尼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残残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子產蓋當猛以濟寛之時也此其所以為惠人也為古之

遺愛也叔向之言蓋道其常未權其變

後世民亂至取人深權於律法成何世界吾觀子產之
之鑄然鐵者回予欲箴鐵之論所自來矣然變之貴於
據叔向之言然則子產非樂不得已作之過為古趣難
不本不篤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况不求今救忘大道

書
趙鞅以鐵鑄刑
於汴乎然後之
鼎夫大節林造
世一時
素矣者以救

子產初言大國之人于小國不可盡獲其求其見甚卓及韓子買玉于商人又曰子得玉而失諸侯固不与即前設之意未可訾其言之過

先點破主意

四句泛論

# 子產不與晉玉環

宣子有環（韓起有玉環一）其一在鄭商。（鄭之商人）宣子謁諸鄭伯（定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世守之器）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不多）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不可薄之）若屬（遠也）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我非偷薄晉國）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所以全忠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此二句言宣子）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乃指实說一環之与不足惜而国威之損实可慮卓哉子產之見

曰出一玉以起二罪曰以玉賈罪曰湝玉而失諸侯詞氣嚴正宜韓子之不敢求玉以徼二罪也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二句言鄭國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如此則鄭乃為晉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位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為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為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細小之事起二大罪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議價已定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玉環執政弗義不以我所求為義弗敢復也不敢再求令貿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

稜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出自韓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实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我無強賈毋或匄奪之意也士大夫、此亦可諫然又以背盟誓三字惕晉蓋奪之謀其所甚也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賄東遷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用次序相比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其物毋或匄奪。匄乞而奪取之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不得預知其事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而使我強奪商人之玉環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供無法之誅求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則鄭與晉不可成和好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按韓非子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故不與膠鬲而與費仲子産之不與玉環是以賢待宣子也子羽大叔反以為偷陋矣斯人之見

畧備四代樂而以周樂冠之論声以頌為至論容以韶為至中間美字与至字相形

歌周召　歌邶鄘　歌王　歌鄭　歌齊

# 季札論樂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始通）魯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懟）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封齊）

歌豳

歌秦

歌魏

詩傳云魏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歌唐

歌陳無譏句經書直捷

歌小雅

段段各有轉法

為東海表式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變而居東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之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王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故云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險當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國故有尭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憂深思遠發于清靜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無復畏忌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季子聞歌鄶曹之風不復譏論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

夾漢綫貞

歌大雅

歌頌

然以頌与韶為至故詞煩而不殺

舞南籥

舞大武

舞大濩

政能惡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声委曲而有正直之体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謙退也遠而不攜貳遷而不淫遍蕩復而不厭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自節用而不匱弘大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皆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

舜大夏
舞韶箾
不敢請者非謂魯受四代也盖觀止於韶無以復加也熟句与題語應

聖德弘大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于處變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不自矜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王元美曰札聽樂而辨列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身殉蠻夷也○聖人耳根員賢人目根員子在齊聞韶此耳根員也當時豈不見舞而見亦為聞是記者之深處季札觀樂此目根員也當時亦曾聞歌而總之曰觀此左氏之深處玩者慎勿草草

此篇文字最奇古俱是以行文代叙事筆法瀟洒最能豁人胸襟

晏子數語可為處變從君之斷案

且人有君三句又收上三段

晏子不避君難忠矣故以崔子

# 晏嬰不死君難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死崔杼往弔見其妻美而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為君而死）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非獨我之君何為獨死）曰。行乎。（去國）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不得罪于君何為而逃亡）曰。歸乎。（歸家）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為天君死將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祿養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非所親愛者誰敢當其禍）且人（衆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之大惡猶如含晏子以涎民望

歸。將用何所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俟崔子開門而入以公尸枕己股而哭之既哭而起踊躍三度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弒齊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按莊公之死實以宣淫之故而晏子非私暱之臣也豈得與之偕亡若仇牧荀息立人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 晏嬰使晋　左傳

齊晋匹也承誼盡世講矣而必上大夫請者重其事也

句法　蘇長公謂晋未有求而自請之国体安在然國家壓于張敵不

晋平公先娶齊少姜少姜死齊侯又欲以女續姻於晋蓋畏晋而思聯婚好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晋。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嫡女以備內官嬪御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猶云不幸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則猶有先君之適嫡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遺餘也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振整選擇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

先自振說甚宏降

句法

兩季世相應說到此令人慘傷

大斗大斛出貸於民而以小斗小斛收入此陳氏所以得民

顧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賜之夫人以主內事)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言神人胥悅也)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齊國舊有四等之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豆可容四升四豆為區區容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容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焉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乃大矣。(鍾容八斗故大)

弗加于海以上言陳氏收拾民心

踊貴以上言公重法棄民

晏子知齊為陳氏胡不明諫早防乃于卮酒間私討議抑國事不可為乎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價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室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足屨也刖足者多故屨無用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謂陳氏痛念其民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言陳將代齊其先祖鬼神已相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國弱不能征討故戎車不復駕馬卿無軍行。政二不能統一故諸卿不備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

均一晏子叔向也佐治此人佐亂亦此人而季世俱不可救揔是遇英主可以有為而遇昏辟無所施才耳

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者多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晉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族降在皂隸。反為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改也以樂慆憂。逸樂中藏憂患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疾讒之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言早起而大顯其德後世猶有懈怠若日不悛。其能久乎。

此篇雖若不諱國惡而忠誠急懃之風猶可想見至其料齊之必陳也晉之必分也則燭照數計而龜卜矣造語絕工如諺如誦不說原因只舉現在其骨奇其力厚其味深其色古又別是一種調於傳中罕有匹者

□与梁丘人獎枉王止旱同可咲夕甚

按大夫有家故以其事為家事非家庭中之事也其家事無猜二句即上家事治之意而申言

# 晏嬰諫誅祝史

齊侯疥。（疥當為痎小瘧也）遂痁。（大瘧也景公初患小瘧後乃變為大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為禮豐厚）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大祝名固太史名嚚言誅此祝史二人以辭謝諸侯問疾之賓也）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往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陳其誠信而無愧怍）其家事無猜。（家無可猜疑之事）其祝史不祈。（故祝史無求于鬼神）建以語康

之
晏子述歷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發問以足之

有德之君以下章法

叙淫君独詳只是英主妄可説得昏主便有許多説話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國內家舉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薦陳誠实以告鬼神）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故神降之福）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凡所動作乖僻而遠于理）從欲厭私。（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池。（修游觀之所）撞鍾舞女。（極声色之奉）斬刈民力。（盡民之力如殺草然）輸掠其聚。（竭民之積如寇擄然）以成其違。（以成就其違失）不恤後人。

國之福亦祝史与為國之禍亦祝史与為摠見祝史無权特為君使耳其不當誅之々意自見其曰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又令人不肖之心自消

歷數齊之弊政未申以祝不勝詛言切直有據可為萬世人君祈福之戒

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無所改悔)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自言其罪)其蓋失數美(掩蓋縱失而妄數美善)是矯誣也(矯詐以罔其神)進退無辭(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惜其辭說)則虐以求媚(則作虐肆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祝史亦與受其禍為)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皆僭嫚之言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蛟虞候祈望皆官名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与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語近滑稽然亦是大道理

按寬政二字為下八字之綱

按晏子春秋已責下有公疾愈三字宜補其闕

征其利。（縣鄙從政之人為近閑以苛暴征税而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又為大夫強抑以務易其貨賄）布常無藝。（布政皆無法制）徵斂無度。（賦役皆無程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奪攘于市廛）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僭命令於邊鄙）私欲養求。（嬖寵臣妾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供之）不給則應。（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詈詛其上）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假使祝史能激福則彼夫婦皆詛亦能召禍）聊攝以東。（齊西界二城）姑尤以西。（姑尤二水名在斉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寬其政令）毀關去禁。（毀偪之關去內外之禁）薄斂已責。（輕其賦斂除其逋責）

[illegible]滑江謂詩祖於之獨取其庭草與人隨意錄之一句辞宗少游独取其夕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余謂好左氏亦独首肯是篇以為奇绝求鼎一段之對甚妙

## 鄭冊以詩諫

左傳

楚子(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冊也暮見曰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宝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以柴為車)藍縷(弊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求田一段之對亦妙

畏諸侯一段之對更妙

摩厲特斬之氣

[illegible]備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為楚遠祖故以昆吾為伯父）舊許是宅。（昆吾居許）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事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二不羹）專足畏也。（兵力專固）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王命（王與丹言時適有此請）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意如響應敎如楚國之望何）子革曰。摩厲

文生一
陵好議

按左史倚相號通墳典豈其不聞祈招之詩意者子革欲藉以諷王倚相亦默喻其意故不復辨耳
董份曰楚子及
雜子革祈招之

以◎須◎待也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除君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祭公諫遊行故借此以作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王聞諫而止故善終而免於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問子革子能乎。對曰。子革對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用民當隨其力如金冶之器隨器制形故言形民之

諷于是左驗而申無字之諫信亦不誣

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乾于谿

孫應鰲曰楚子三問而子革三荅首述熊繹之事天子見靈王不能盡臣職以陵上也次言周不愛鼎鄭敢愛田見靈王上能陵天子則下亦能虐于鄰國也末言四國足畏而加之楚見可畏之孰不專在于楚也辭嚴義正本自了了楚靈王不悟固矣而析父亦若未喻其意者故又因王之出之間而借祈招以諷之王雖不能自克亦已晚矣

#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邑也叛邾竊其邑以奔魯

頭若有勢却是左氏變調讀此識春秋書法

通篇以名字為主

論齊豹庶其牟夷三人是春秋誅心之法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昭公三十一年書曰冬黑肱以濫来奔傳曰不係之邾濫常自刻于邾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乎。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書其地有名謂書其人此則甚辱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於不義。弗可滅也。雖非命卿必書其地其名以著竊地之罪遂終身為不義之人惡名不可泯沒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不為不義反為義之疚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既正說又反說意自了然

句法蒼

以君子貴之應上名不可

作而不義齊豹繼先人為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不畏強禦之名其書為盜昭二十年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邾庶其襄二十一年書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胡氏曰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莒牟夷昭五年書曰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胡氏曰奔者受者皆以利兩訖之也邾黑肱已見前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好作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數其罪而惡其無禮此記事之善也故曰春秋之稱。權衛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

掩餘燭庸奔楚吳亦宜大封之惜不听子西以啟吳光之怒而伍員之謀以三師肄楚也

吾又彊其讐彊字即封大異姓封大字甚活即詩家所謂虛字

接天將以為虐乎四句一張一弛文法甚奇三

## 公子申諫害吳

吳子使齊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闔廬弑吳王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至是闔廬命二國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子與之土田而定其所徙之居將以害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彊。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封二公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泰伯仲雍奔荊蠻以遜王季故云廢居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太王王季亦自西戎比于諸華今闔廬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

乎字頓挫

爲用自播揚正指大封二公子說

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然觀吳之行事可以占其不久遠我盍姑億吾鬼神安億我鬼神之祭祀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惡之所歸附將爲用自播揚爲將安用自播動害我國家王弗聽。

吳子怒。執鍾吾子。遂滅徐。

按楚之滅徐也。吳子問伐楚於伍員。員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噫。楚惟不聽子西之諫。宜其病也。其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欲用之。果不出其所料矣

不懼奇

言上人觥使春秋之義昭明於天下善人勸爲淫人懼爲是以君子貴之

按邾大夫黑肱以濫來奔不義甚矣故中引齊豹三人

書盜書名合爲一傳說淂凜栗令亂臣賊子寒心

樹德去疾兩言是一篇大綱領此是好議論

能戒能布使諜使諜皆見少康有謀極力粧点

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

#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死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于二斟復滅于澆后緡相妻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惎音忌毒也以澆為毒害能戒之。有備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免于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

証精神處

吳不如過一段利害較然惜夫差狃于一勝之功復而不從是乃天欲以吳授越也

兩言長寇讎正與去疾莫如盡句相反詞氣激切

其德而兆始也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少康臣諜澆諜音歇候其隙也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封于戈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與越成使其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施惠皆得其人親愛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不可消而止其患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夫差報父之仇可謂有志但報仇之後遂做個安閑無事人了其許越成直視為此輩決無能為可安枕肆志那曉得臣我的是嘗我的伍員久已算得着特此人憤憤

贊

聊曉詩匡救的旨嘗救的過貞父已美將着詩比人讚

事人之其許違成直視爲此違求無旅爲可深赦鄭志

夫差報父之仇句踐有志恒報仇之復遂做個深園無

以延見楚人已
屬心子高曰可
以入見人望曰
而後入見審勢

管修管仲之後
為楚賢大夫聞
其殺賢知其可
討

## 葉公除白公之亂　左傳

楚太子建之名勝奔吳子西欲召之葉公不可子西竟召之使居吳境是為白公白公欲伐鄭子西弗從白公怒遂伐子西而殺之作亂于楚

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期與子西兄弟也故并殺之而刼惠王。石乞石乞白公之黨曰焚庫弒王。弒謂弒惠王也楚不然不濟。白公弗從。曰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時葉公在葉。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葉公聞白公殺其人始入而除白公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楚平王子名啟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

三遇字見葉公得入所以取勝

乃冑乃免冑奇

兩節語奇絶之甚真神品

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爲。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惠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高府楚别府白公因惠王于此使石乞守門 圉公陽究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大夫也乃穴其宮負惠王而出居昭夫人之宮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 箴尹楚官

不國二字奇敍之字法堅不言而甘受烹亦是奇品然欲寧楚國石乞不得不死

名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將助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指子西子期先柏舉之戰二子有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之匿之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長者長者即指白公也使予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國寧

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可稱智及既乱力又能剪之可稱勇追念子西子期之功而録其子可稱仁賢哉葉公也惜乎不能用吾夫子所謂好能而怖其

真龍者耶

玩此篇胡不胄胡胄二段語意想見當時楚人愛慕葉公之意而左氏善于描情令人讀之多少生趣倘亦有得于吾夫子遠來近說之訓耶不然而何德以感召至此也

史品赤函卷之一　畢